

## 种一粒好种子

十几年前，我曾开过一次专栏，是关于《论语》的。我把专栏取名为“论语春风”，希望读到的人能够感受到两千多年前的那缕春风，那是孔子带来的“人”的生命气息。这次的教育专栏则取名“教育种田记”，我没有种过田，只是觉得教书如种田，都是关乎播种、希望、生长和收获的事情。

而且，都是实在的活儿，长久的工夫。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如果有问题，一年会有一年的症状，十年仍会有十年的“病痛”。

所以，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粒好种子”。

这粒好种子，可以是爱与尊重。“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又确乎是至理名言。因为当孩子感觉到你并不爱他时，无论你是教师还是父母，他都不会再相信你的教育。作为一个老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厌弃过任何一个学生，无论他们是调皮的，还是愚笨的。我甚至喜欢调皮的孩子，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年少的自己；我也喜欢愚笨的孩子，这一点是跟孔子学的，夫子就喜欢木讷的学生。笨人好啊，世界的好事都得靠笨人来做。所以，就算是聪明的学生，我也希望他们学一点笨的精神。

这粒好种子，也可以是阅读和精神。人之所以是人，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是自己，归根到底是我们各有各的精神。我把学生带到滕王阁、黄鹤楼，他们看到水泥做的楼阁、楼阁里的电梯，不禁哑然失笑：这钢筋水泥的家伙哪里有半点历史的气息呢？但他们细细一想，这不正体现了文学的价值吗？黄鹤楼也好，滕王阁也好，不知道被毁坏多少次，又重修多少次，连位置都已经变了，但还是叫黄鹤楼，叫滕王阁，这不是因为建筑有多么宏伟、精巧，而是因为那一篇穿越历史而来的文章，那首携带唐朝风云的诗歌。人也是这样，是精神，让人成为人，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而精神从哪里来？只能从阅读中来。

阅读就像是一口深井；古代人都是围井而居，井水养活了人，今天的人们也得要围着阅读居住，靠书籍滋养自己的精神。不只是孩子需要阅读，成人（包括父母和教师）更需要阅读。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所以经常会读一些文学作品。那天，我正在看任晓雯的《浮生》，儿子把作业本放在一边，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看文学作品，而是去看网络小说、短视频去了。

是啊，为什么呢？  
翻开《浮生》的第一章：为无名者立传。我突然心有所悟，似乎找到了原因——文学的核心是“人”，是关于人之生存境况的叙事，有真实而复杂的人性，有性格和境遇共同编织而成的命运。而网络小说或是短视频的叙事结构则是千篇一律的，在那里，真正的“人”消失了，只有作为工具的人去完成千篇一律、或是逆袭或是复仇的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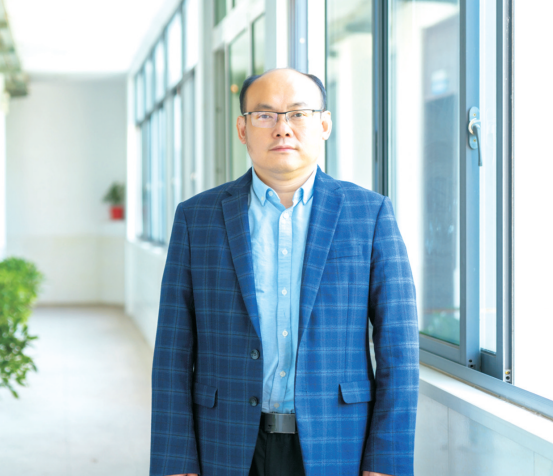
人消失了，这无疑是一种悲哀。于是，对于有抱负的教育者来说，真正的问题便成了“在社会中消失的人，能否在教育中重新发现？”可惜的是，教育中的“人”也在逐渐淡化，大家热衷于谈论各种数字，什么平均分、达线率、清北数、问题检出率……却忽略了一个一个真实的人。这些数字并非刚刚才出现，但却越来越成为学校里唯一的主角。

人渐渐消失了，就像是一颗硕大的夕阳滚下山。接下来，世界上会出现一个没有“人”的寂寂夜晚吗？或许吧，很多大学都在削减人文学科，这些承载着人的价值、人的追求、人的思想的学科被视作无用之物，背后是“人”的式微和“物”的高耸。

第三粒好种子就是人的价值。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说，首先就是要让他们学习确认自己的价值。他们就像是精灵古怪的齐天大圣，“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终有一天会跳出灵石，要脱胎换骨，要大闹天宫，要走上枯燥艰辛的取经之路，要慈眉善目，拈花一笑，修成正果。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拥有自己。“卷”是因为千篇一律；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目标，所有人都害怕被撇下，那这个世界就会像网络爽文和短视频那样无趣却让人深陷其中，那样既漫长又短暂。

或许，最重要的种子，是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自己。但自己并非唾手可得的某个物件，而是伴随着人生之路，越来越明晰的精神取向。

专栏给了我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也让我越来越清楚我心目中的教育的模样，我渴望听到更多成长的声音，渴望为更多年轻的学生“种下一粒好种子”。



舒兴庆，中学教师，诗人，在《中国德育》《诗江南》《安庆日报》等发表论文、诗文近百篇，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诗歌、随笔年度选本。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

### ◇风雅颂

## 天柱骨阵

### ——题安徽潜山市野寨中学抗战烈士公墓

舒寒冰

要吃鬼子肉，就找一七六。  
——抗战民谣

从淞沪会战喊杀阵阵  
到武汉会战硝烟弥漫  
从天目山杀气干云  
到大别山风云变幻  
从十九路军末路悲歌  
到一七六师浴火涅槃  
是急先锋，是马前卒  
是子弹头，是刺刀尖  
是炮中铁，是血中火  
是路上虎，是天上鹰  
普通将士的为国捐躯史  
抗战宏大叙事中一滴泪斑  
山河破，腥风疾  
慷慨死，赴国难  
“越时六年，转战数省  
大小百战，歼敌数千”  
……

战士们太累了  
苍天啊，请允许他们小憩  
枪声中做个梦  
炮火中打个新  
神州大地已无处可以躺平  
就让他们俯卧  
保持射击姿势  
就随他们侧躺  
半睁放哨的眼  
骨肉扭曲着，仍与敌人搏杀  
一条腿已断，另一条腿侧弯  
积蓄下一次冲锋的力量  
咯血的梦吃仍在呐喊  
用敌人尸体垫背  
肩靠断壁残垣  
用战友身躯枕头  
梦牵半壁河山  
随处一倒  
盖层薄土就能睡去  
盖一片荆棘遍野  
盖一地草蓑石乱  
盖一面战旗破碎  
盖一卷风吼云残  
盖日光痛、月光冷、萤光寒  
战事危急，国运危艰  
白骨露于野，中华无余欢  
此身且暂寄，不可长安眠！

二  
“我饿！”“我冷！”  
“我痛！”“我孤单！”  
青山处处埋忠骨  
马革裹尸是一场假寐的梦幻  
每当夜深人静

伤痛总比身体更早醒来  
有人在荒草中呻吟  
有人在黄土中悲叹  
巍巍天柱山听见  
悠悠潜河水听见  
皖鄂十三县爱国人士也听见  
……  
176师散落在各地的忠魂烈骨啊  
是战火中一粒泥沙  
也是父母心中的儿男  
是时代一粒灰  
也是妻儿眼中的天  
是抗战军队底层将士  
也是中华民族义胆侠肝  
即便山河破碎风飘絮  
也要给他们一个家园  
虽然雨雨腥风犹未歇  
也要还他们一片安澜  
爱国人士奔走倡议  
军政绅商踊跃认捐  
筹建野人寨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招忠魂以绿水  
埋烈骨兮青山  
建塔祠以纪念  
耀史册兮宋砖（1）  
创学校以护陵  
景景忠兮皖源  
垂英雄以广宇  
扬美名兮风范（2）

三  
新一次集结号  
吹响天柱山！  
一具具遗骸闻号而动  
从袁草残阳中站起  
从乱坟荒冢中站起  
从马革和芦席的包裹中站起  
从寒鸦与秃鹫的窥伺中站起  
从四面八方赶来  
从风雷激荡赶来  
从铁马冰河的梦中赶来  
从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风尘中赶来  
集结古南岳麓  
列阵潜河水边  
凝固火焰的陶缸  
是铠甲，是盾牌，是掩体，是家园  
一排排，一行行，一层层，一圆圆  
九百八十五具尸骨  
九百八十五名战士  
九百八十五座山峰  
九百八十五颗星辰  
烈骨构建的战阵  
萧萧杀气可退十万敌寇  
忠魂铸就的堡垒

浩然英气回荡天地之间  
国破如此，何惜此头？  
已经死过，何惧再死？  
国运尚危，何惜此躯？  
既已重生，何惧再战？  
这些死而复生的平凡英雄  
感召着国难家仇中芸芸众生  
日月星辰，流云飞雾  
山川草木，走兽飞禽  
闻风而动，闻令而行  
每一朵云彩，都是覆压敌方的战旗  
每一处隘口，都是吞食敌人的巨口  
每一条河流，都是荡涤敌阵的洪流  
每一湾湖泊，都是埋葬敌军的深渊

四  
风景佳绝处  
岳麓清华园  
初冬的野寨中学  
丹枫似火古木参天  
那是抗战英烈魂不散  
那是学子从军热血燃  
红叶落幽径  
勋章满祭坛  
书声何朗朗  
岁岁又年年  
一届届野中学子列队  
站在抗战阵亡烈士公墓上  
忆烽火岁月  
立铮铮誓言  
学习训练立志成才  
从军报国薪火相传  
考取军校的野中学子  
获总书记回信肯勉  
国防教育硕果累累  
被国防部点赞  
英雄的精神  
是烛照平凡灵魂的电光灯盏  
先烈的肩膀  
是通往伟大复兴的云梯石栈  
脚步轻一些，轻一些  
再轻一些  
不要踩痛永难愈合的伤口  
不要惊醒和平年代的长眠  
手抚断碑残卷  
摸着一排排鲜红名字  
更多佚名者只剩下编号  
八十年前的血泪渗出指缝  
八十年前的心跳传到指尖

注：（1）潜山有宋塔毁于战火，建忠烈祠时多采用其砖。（2）野寨中学首任校长范苑声、首任教务主任及第二任校长乌以凤，后人合为“风范”。



丰收  
张成林  
摄

### ◇人间小景

## 母亲的那碗伏茶

叶正尹

大暑时节，热得人蔫头耷脑。院里老槐树的叶子晒得打了卷，泛着焦黄。蝉在枝头拼命地叫着，一声急似一声，像是要把这夏天的热气都喊出来。风都是热的，裹着晒干的青草味，吹在脸上像蒙了层薄纱。

这样的天气，人总想找点凉快。西瓜解渴不解燥，风扇越吹越闷，倒是厨房灶台上那碗褐色的伏茶，冒着丝丝热气，喝一口，苦得皱眉，可那股清凉却慢慢地从喉咙渗下去，连汗都静了几分。

母亲熬伏茶时，爱用那个白底蓝花的搪瓷缸。缸子用了十几年，边沿的瓷都磕掉了好几块，却更显得亲切。她按着老方子配比：夏枯草清肝火，金银花解表热，再加两片甘草

调和诸药。这是江南伏茶最传统的配伍。她先把晒干的夏枯草、金银花放进缸里，再倒上井水，坐在炉灶上慢慢煨。火苗舔着锅底，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草药的清香混着水汽在厨房里飘散，连窗玻璃都蒙上了一层白雾。

“趁温热喝，出出汗才好。”母亲总这么说。我皱着眉头喝下半碗，苦得直吐舌头。母亲就笑：“现在嫌苦，等长大了就知道好了。”那时的我还不懂伏茶的好。直到某天看见窗台上枯萎的薄荷草，蜷曲的叶片让我想起母亲熬茶时舒展的草药。忽然明白，有些滋味就像这些叶子，需要沸水的浇灌才能释放深藏的芬芳。于是翻出积灰的玻璃壶，学着当年的样子，抓一把晒干的薄

荷叶，几片陈皮，放进壶里煮。水开了，茶汤渐渐变成浅褐，薄荷的清凉香气飘散开来。我不急着喝，等它晾到温热，苦味就柔和许多。窗外的蝉还在不知疲倦地叫着，阳光透过纱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伏茶的凉，不是那种刺骨的冷，而是像树荫下的一阵微风，慢慢地沁入四肢百骸。这滋味让我忽然懂得，人生许多事都如这慢火细熬的茶，急不得，躁不得。母亲当年说的“长大了就知道好”，原来不只是说茶，更是说那些需要时间沉淀才能领悟的滋味。初尝时的苦涩，终会在岁月里化作绵长的回甘。

傍晚暑气渐消，巷子里的老人摇着蒲扇出来纳凉。孩子们在空地上追着跑，笑声混着蝉鸣。我坐在门前的石凳上，慢慢喝完最后一口茶。杯底沉着几片舒展的薄荷叶，青翠的颜色在暮光中格外鲜亮。这茶里，有母亲熬煮的时光，有岁月沉淀的智慧，更有生活最本真的滋味。原来最踏实的清凉，不过是一碗温热伏茶的温度。

### ◇信笔扬尘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石娟下决心清了一次冰箱，把去年秋末没有吃掉的冰砖、雪糕和甜筒，装在包有锡纸的保温提兜里，又放了4个冻得硬邦邦的冰袋，一并送给了钟点工王姨。

这显然是石娟的计谋。每次，当她回想起儿子放假到家后的状态——“屋子电脑的嗡嗡声，还有游戏中打枪放炮的砰砰声，他就像坐在一个梦里，喊他吃饭，就像要从椅子上拔出一棵树，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石娟就意识到，与儿子的相处模式，必须有所改变。

不出所料，她听见儿子把冰箱冷冻室的每一个抽屉都拉开，再重重关上的声响，嘴角有压不住的笑意。果然，很快她就听到儿子不满的嚷嚷：“竟然一根冷饮都没有，这会儿这么热，闪送到家也会化掉。妈，你怎么就没有想到提前一个月备好冷饮？”

石娟故作懊恼，又装作后悔，然后，她建议吃过晚饭母子俩一同出门：“要吃冷饮还不容易，今年，咱家门口一下子冒出来三家卖网红绵绵冰的，在河边吹吹凉风，吃一份蜜豆绵绵冰，跟那么多喝啤酒的人一同看苏超，不也很惬意？”

儿子在犹豫，石娟又宣传绵绵冰的妙处：晶莹冰块被破碎得细腻无比，在这冰上铺满小元宵、蜜豆，还有五颜六色的水果丁，黄桃、青梨、蜂糖李、绿色蜜瓜，最后淋上一点椰树蜜……最终，儿子下了决心：“好吧，就跟你出门一趟，等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买上十根冷饮，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

母子俩在河边坐着，晚风轻拂，河中有悠悠驶过的游船，有表演者隔着水在吹笛子。石娟感叹，还是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说得对，笛子要隔着水皮儿听，韵味才足。两人吃着绵绵冰，石娟望着近处的流水出神，若有所思地说，“每一次，咱家附近开了新店，我跟你爸散步路过，都会感叹，要是儿子在就好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喝咖啡、吃绵绵冰，过一个无话不谈的夏天。”

听到这里，儿子的头微微垂了下去，“无话不谈的夏天”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也许是五年前，一米七五的少年开始念寄宿高中就消失了，暑假放假回来，要么刷作业，要么打游戏，要么参加同学聚会，回答爸妈的追问，永远低着头，像打电报一样简洁。

儿子忽然想起更早的夏天，他还是一个嘴上没毛的小小少年，个子高，骨架小，一放假，每时每刻粘着妈妈，要求妈妈带他去游泳，带他去上书法班，带他去单位食堂吃饭，带着他上街卖报做公益，还有，带着他去公园观察最后一批蝉蜕，带着他去桃园里体验摘桃。他记得，新蝉留下蝉蜕黄亮分明，头部有丝状触角，胸部背面有两对小翅，腹部分为9节，连3对带细毛的足也清晰可见。他记得，新鲜桃子上的绒毛四处飞扬，把他的胳膊搞得又红又痒，记得妈妈教他如何分辨桃子的成熟度——桃子很红的不一定是熟了，只是承受阳光比较多，桃子上有一条果沟，这条沟深了，桃子的成熟度才到位了。

他记得，彼时，母子总有说不完的话，母亲拿他当朋友，跟他诉说自己与闺蜜的矛盾，与上司的芥蒂，“妈妈，你就是运动少了，才会想那么多，咱们去打羽毛球吧，我保证，打完球你就不会瞎想了。”

从前，母子俩都以为，这种“无话不谈的夏天”将一直延续下去，他们会一直是这样直率敞亮的知己，他们一直会乐意带着对方去体验夏天的一切：采摘葡萄和香瓜，欣赏市郊盛放的薰衣草，追拍高温天的晚霞和台风来临前的跑马云、或者，一起看最新出炉的脱口秀，然而，是什么时候，“无话不谈的夏天”消失了呢？也许，是儿子的个子高过父亲，又觉得父母的经验“有点老套”开始的；也有可能是从游戏世界即时反馈的快感，压倒一切开始的。

意识到这一点，儿子感受到了隐隐的歉疚：他实在是太粗心了，完全忽视了自己去900公里外上大学之后，父母多么盼着自己放假回来，能放下游戏手柄，跟家人过一个无话不谈的黄昏，大家一起打球，聊天，吃绵绵冰，看露天LED大屏上的球赛，为球员是否犯规和越位争论不休……

石娟看到，儿子的神色起了变化，此时，他眼中的叹息与若有所思，将他变作了另一个人。果然，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冷饮批发店，石娟提醒儿子“要不要买十根冷饮”时，儿子略一思忖，摇了摇头。

这一刻，他大概猜出冰箱里一根冷饮都没有，是老妈邀请他出门，邀请他享受这个夏天，邀请他脱去那个冷漠的壳，并重新与父母有话可说的计谋了吧！

